

世界文叢

普勞圖斯在修女院中

(英國)康拉德·斐迪南·梅耶等著



普勞圖斯在修女院中

(英國)康拉德·斐迪南·梅耶等著

香港上海書局印行

普勞圖斯在修女院中

(英國)康拉德·斐迪南·梅耶等著

上海書局有限公司出版

香港干諾道西 179-180 號六樓A座

SHANGHAI BOOK CO., LTD.

Block 'A' 5th Fl. 179-180 Connaught Rd. W.,
Hong Kong

嶺南印刷公司承印

香港西環西安里十三號

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再版 文/814 P.152 36K
總/1652

版權所有 · 翻印必究

目 錄

幸福市場·····	〔瑞典〕楊·弗利迪迦德·····	一
強盜遇賊·····	〔英國〕格蘭姆·格林·····	一三
普勞圖斯在修女院中·····	〔瑞士〕康拉德·斐迪南·梅耶·····	四二
「歌手」奈達·····	〔意大利〕吉歐萬尼·維爾加·····	九三
她的兒子·····	〔葡萄牙〕費阿霍·德阿米達·····	一三四

幸 福 市 場

〔瑞典〕楊·弗利迪迦德

在雷爾士·哈德預交房租的日子裏，女房東海天早晨一直都給他送來一分報紙。如今他已欠了她兩個星期的房租，因此，往常伸進門來把報紙放在五斗櫥上的那隻袒露的手臂再也不見了。

這也沒什麼，眼下雷爾士的錢看報總算夠用——只不過得自己出去買買就是了。報上若有招工廣告，也好去和失業者們排隊，不致於白白錯過時間。而當那些得天獨厚的幸運兒被錄取了的時候，他就鑽進一家咖啡館，好再看一看其他的廣告，末了，回到女房東用詢問和憂鬱的目光迎接他的家裏。

眼下雷爾士的西裝還沒穿壞，皮鞋也還完好，但是，倘若往後的情況仍然不見好轉，那他就只好加入露宿街頭的失業大軍了。

雷爾士在一個十字街口停下來，瀏覽報上的廣告。什麼招工廣告也沒有——沒有人需

要管倉庫的，也沒有人需要跑街送信的。雷爾士已經後悔破費了十五個歐耳^①，正想疊起報紙，突然他的視線落在一個非同尋常的廣告上面。雷爾士又驚又喜地把它讀了一遍。你簡直覺得這個廣告是專門爲雷爾士登的。莫非他的生活裏終於將出現幸福的轉機？這可叫人等得太久了。

「雪德萊劇院招聘青年男配角演員數名。應聘者請於午後二時到本劇院門前報名。」雷爾士興高彩烈地回了家。這一次他沒設法悄悄溜進自己的房間。說不定從今天起一切都要變了——誰曉得呢。如果他沒記錯的話，最偉大的表演藝術家，都是從當配角開始的。怪不得雷爾士總是心神不定，怪不得他不滿意工人這一行呢。原來命運爲他安排了更體面的事業。

雷爾士站在五斗櫥前，對着鏡子專心一意地研究起自己的儀表來了。依照雷爾士自己的看法，他人長得決不算醜。寬肩膀、細腰身，臉孔似乎也不難看。只不過鼻子畧爲寬了些。但是，這在臺上是看不出來的。

①瑞典的輔幣，一歐耳等於百分之一克朗。

這天早晨是在對前途的美好憧憬中度過的。雷爾士越想越覺得這一次事情必將成功。危險的競爭者在平常的日子未必能夠上劇院來報名，而在長期失業者中間，無論就外表來說，還是以才力而論，能比得過雷爾士的人，是爲數有限的。

雷爾士整理了一下西裝和皮鞋，離指定時間還很早就從家裏出去了。他本來沒有打算對女房東透露真情，但是冷不防在過道裏碰上了她，便忍不住說道：

「喏，我的事情看來有點眉目了。」

「噢，原來是這樣！恭喜呀！您找到工作啦？」

「還沒找妥。要到兩點鐘的時候才能最後決定。不過沒問題了。」

「那麼說這間房子還是歸您住嘍？」

「嗯，我暫且還在這裏住一住，等找到好一點的房子再說吧。」

「哼，碰釘子了吧！」雷爾士這樣想着，砰然一聲關上了房門，「看她還管不管人家的閒事了。那種人往後要躲着點。」

時間還早得很，因此雷爾士決定先上咖啡館喝杯咖啡，以壯行色。

雷爾士坐在咖啡館裏，才發現所有的幾家大報都登載了那個令人朝夕盼慕的廣告。這當然是一件憾事，因為這樣就會使應徵的人增多。不過也沒什麼了不起，只要善於表現自己就行。頂要緊的是設法求見經理本人，事情就會一帆風順了。

「您今天這是在想什麼心思呀，哈德先生？」女招待端上咖啡時這樣問道。

雷爾士本來不想把自己的打算告訴她，可是話却自動脫口而出。

「真了不起呀，」姑娘說道，眼睛流露出遐想的神態，「劇院。有一個時候，我也曾經想當一名演員來着。您真走運！您午後來一趟吧，我想知道您的事情結果怎麼樣。您就答應來一趟吧。」

「咱們還是晚上見面好，看看電影去，要麼就到別的地方玩去。」

「好吧。那您就七點以前來，在門口等我。」

於是姑娘做了一個練就的笑臉，就去幹自己的事情了。

這正是一個風和日麗的九月天。河水的上空是太陽、薄霧、鷗鳥，城南丘陵的上面則是碧空萬里。在諾布魯橋上，一羣看熱鬧的人正在注視着撒網和垂釣的捕魚人。出水的網

裏間或有魚兒銀鱗閃閃、歡蹦亂跳，觀眾們便對那個捕魚人贊不絕口。

從王家公園裏傳來隱約可聞的鼓號聲。這是衛兵開始換崗了。雷爾士是可以停下來看看熱鬧的，他用不着着急。雷翁巴肯那裏已經聚集了一羣人，等着看隆重的儀式。

「好奇的呆子們，」雷爾士看着把衛兵必經之路的林蔭大道擠得滿滿的看熱鬧的人，心裏這麼想道。雷爾士想起了古代一位著名的詩人，他曾經說過，百姓是容易治理的，只要你供給他們「麵包和娛樂」(「Panem et circenses」^①)。往後雷爾士自己就是一位名演員了。不是什麼醉心名利的戲子，而是一個認真負責地對待自己的使命的藝術家。藝術不是兒戲，偉大的天才永遠孤高不羣。對於真正的藝術家來說，徒有其表的虛名是毫無價值的。

衛兵隊敲着軍鼓齊步向斯洛茨巴肯走去，雷爾士則走上了舍普斯布倫橋。這時恰巧有

① 此次指古羅馬諷刺詩人朱未那爾(約公元60—約公元130年)。「麵包和娛樂」典出自他的第七篇諷刺詩。這句話原是奧古斯都皇帝時代羅馬平民提出的口號，拉丁文原意為「麵包和馬戲」(「panem et circenses」)。

一隻白色的芬蘭輪船離岸，站在碼頭上的人羣揮動着手帕。說不定有朝一日雷爾士也這樣搭船上赫爾辛基，到那裏的瑞典劇院做旅行演出。他最適合演漢姆雷特這個角色，特別是在王子手捧頭顱骨議論死亡的那一場戲裏。由於成年累月失業和窮愁潦倒的生活，扮演悲劇角色雷爾士感到格外稱心。

雷爾士覺得城裏充滿一片節日的歡騰；街市的喧囂猶如優美的旋律，灑在屋頂和鐘塔上的日光也預示着幸福的前程。在斯柳森廣場矗立着查理·約翰^①騎在馬上的塑像。說來他也是從平民百姓中出人頭地的呢。他原來是一個普通的士兵，後來却當上了國王。這的確是一段光輝的歷程。但是在劇壇上，如此令人頭暈的青雲直上，恐怕就更爲驚人了。無論怎麼說，這需要更多的才賦。

在倫美達列拉班站，從公共汽車上走下來一個儀表堂堂的高個年輕人，這時雷爾士·哈德產生了一個不愉快的預感：這個年輕人也是上劇院去的。

^①查理·約翰原名貝爾納多特，法國人，原係拿破崙麾下的元帥。公元1810年成爲瑞典王位的繼承人，公元1818年即位，即查理十四世。

年輕人對着一家麵包店的玻璃窗照了照自己，理理領帶，就得意洋洋地穿過斯留森廣場往前走去。他外表上給人的印象是一個危險的勁敵，但是雷爾士相信，只要就近一看就會發現他是一個平庸無聊的人。

穆賽巴肯的上空飄來一塊黑雲。難道要下雨嗎？遭到雨淋的人總是一副又可憐又可笑的樣子，因此，劇院管理處對雷爾士可能得出一個錯誤的看法。看來最好還是立刻進到劇院的前廳去。而且，那樣一來雷爾士還會排上頭幾名。

這時雷爾士發現胡同裏有好多青年人朝着同一個方向走去。難道他們真的那麼蠢，都想補配角的缺嗎？也許他們以為在劇院裏做事就像搬搬行李或者劈劈木柴一樣簡單？不，這一定是坐公事房的職員們午飯後上班去。

劇院前面是一個方形的大街心公園。起初雷爾士還以為公園裏不是開大會就是要鬧事呢。但是他定睛一看，聚集在劇院門前的人羣，好像專門挑選的一樣，一色是青年男子。他們有的三五成羣，有的單獨一個人站在那裏。越來越多的青年人從附近的大街小巷聚攏過來。有些人在櫥窗前停留下來，彷彿除了裏面陳列的商品對什麼都不感興趣似的，但是

他們機警的目光時刻盯着時針往兩點移動的大鐘。

有些應徵者由未婚妻陪伴前來報名，好鼓舞他們的勇氣，因為他們的勇氣一看見絡繹不絕的競爭者就喪失殆盡。有些人則相反，他們自信地微笑着，但是這些人長得真跟古斯泰·貝林①一樣漂亮。

「如果要唱歌，我相信我會考取的。」一個年輕人正當雷爾士從他們身旁走過的時候對自己的未婚妻說道。

爲了使自己振作起來，他唱了幾段喜歌劇「白馬酒家」中的選曲。

兩個身穿工人服的漢子從一個小胡同裏走出來，他們都被這一羣美男子給驚呆了。

「他娘的，從哪兒跑出來這麼多公子哥兒！」其中的一個高聲說道：「咱們倆在這裏是沒什麼希望了！」

於是哄笑着鑽進一家酒館去了。

時間一分鐘一分鐘地過去，人羣逐漸增加着。大約差十分兩點的時候，劇院門前陸續

①瑞典女作家塞爾瑪·拉格洛孚所著「古斯泰·貝林的故事」中的主人公。

開來出租汽車。從汽車裏走出一些漂亮的男人，跟女士們握握手，跨着漫不經心的步子登上臺階，根本不理睬聚集在門口的人羣。從他們的臉上可以看到一種信心：過一會兒全世界就要拜倒在他們的漆皮鞋前面了。

雷爾士·哈德已經有點灰心失望。他四周環顧了一下，眼睛看到並且心裏也明白，大多數應聘者在外表條件方面都高他一頭。但是他心裏仍然存着一線希望。萬一經理靈機一動，說不定要對直看雷爾士一眼呢。一個富於經驗的藝術家有足夠的眼力，不至於單純注重外表。到那時咱們再瞧瞧，看誰優先入選，是雷爾士呢還是那些冒牌紳士。他們登上最高的幾級臺階，帶着一副從格麗塔·嘉寶^①那兒硬搬來的超然物外的神態站在那裏，並且用戴滿戒指的纖細手指夾着香煙。

時針快指向兩點，氣氛益發緊張。後面閃出一個神色詫異的警察的身影。他向前走了兩步，準備隨時履行他的職責，維持秩序。但是沉默的人羣彷彿感到羞愧似的，自動地給他讓出一條路來。

①好萊塢電影女「明星」。原籍瑞典。

時鐘報過兩點。只見幾百隻胳膊忽地揚起，帶錶的人神經質地對了對錶，撥了撥錶針。後排人羣中出現了騷動，前排的人把臺階更緊密地包圍起來。

時鐘敲過第二下有一分鐘的工夫，從劇院的旁門走出一個矮個子看門人。他手裏拿着一張紙條，開始往牆上釘。他動作從容不迫，牙齒咬住一枚圖釘，認真地用手展平了紙角，爲的是好讓它掛得平一些。他釘好了紙條，從眼鏡裏望了人羣一眼，便消失不見了。站得最近的人一擁而上，兩眼直盯住那張寫着紅鉛筆字的紙條。雷爾士終於看懂了上面的意思。

「配角演員名額已滿」，那張紙條上寫道。那些翩翩少年，走下臺階，這會兒就好像矮了一截。

「真卑鄙！」一個姑娘高聲說道，別的人却一聲不響。

年輕人一個跟着一個登上臺階，看完了那張通知就走開了。好多人裝模作樣，好像他們從來就沒認真想找這個工作似的。

劇院前面的廣場空下來了，只是臺階上還有一小羣二十來個人。

「我們不能就這樣忍氣吞聲，」有一個青年人氣忿地說道：「名額已滿！我倒要問，管理處都是幹什麼的。」

由於同仇敵愾而聯合起來的年輕人很快就彼此認識了，其中有一個決定去見經理，要求進行解釋。

「你問問，咱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被錄取，怎麼名額就滿了呢？」一個特別機靈的小伙子在他背後喊道。

派去的代表不大一會兒就回來了，人們一看他的臉色就明白了，他沒問出來什麼結果。

「人家錄用了幾位有經驗的老演員，他們打了電話，」他說：「沒法子，只好回家啦。」

「這件事要是發生在別的國家，缺德的劇院早就變成一堆破磚爛瓦了。」那個機靈的小伙子一邊說，一邊啐了一口唾沫，「但是瑞典人什麼都能忍受，默不作聲，忍辱含垢，然後各自回家。」

他又啐了一口，回過頭來怒氣沖沖地瞪了一眼，就鑽進一家酒館去了。其餘的人也各奔西東，廣場上空無一人。

雷爾士·哈德是最後一個離開的。他心裏仍然存着一個蠢念：萬一還缺一名配角演員呢，經理就會出來看看廣場上是否還有人留下來。因為他明明預感到這一天是他一生中最高意義的一天。經過這番挫折，叫他怎麼好意思回去見女房東呢。那咖啡館呢！他又何苦對女招待信口開河。

先前籠罩城市的烏雲，這會兒翻作大雨傾盆而下，好像成心和雷爾士作對，因為這時在他眼裏本來就一切都蒙上了無望的陰影，涼冰冰的雨水無情地流進衣領裏。無奈何只得回家，並且還得跟往常一樣悄悄溜進屋裏去。

雷爾士在商店大玻璃窗上看見了自己的身影，不禁打了個口哨。好一個漢姆雷特！手持顫骨的角色，是他有朝一日必定扮演的唯一角色。

大雨攪渾了平靜的河水，鷗鳥哀鳴着掠過水面，行人張起雨傘、掀起衣領，脚下加快了步子。所有這些人幾乎都比雷爾士幸福。電車輪子飛濺着泥漿。雷爾士兜了個圈子，繞過了咖啡館，因為女招待可能從窗戶裏看見他。

一切依然如故，世界上所有的配角都在他不在場的情況下分配完了。

強盜遇賊

〔英國〕格蘭姆·格林

一

入夜，藥劑師停了店裏的營業，走進門廊後門。這門廊既通他的藥房，也通藥房上面的公寓。他登上兩節半樓梯，手裏拿着一小盒丸藥，藥盒上標着他的名字和住址：普里斯基特，牛津新端街十四號。他是個中年人，唇上蓄着一撮稀稀拉拉的小鬍子，眼裏流露出驚恐的神色，不敢正眼看人。即使在下班的時候，他也穿着那件白色的長外衣，彷彿那外衣具有皇家軍服的功用，可以保護他不受仇人之害。只要他身穿這套制服，就可以不受即決裁判、不服刑。

在最高一節樓梯的拐角處，有一扇窗，窗外一片牛津的春日黃昏景色：無數自行車的嘈雜聲，煤氣廠、監獄，以及在麵包鋪和糖果鋪後面高處的灰色塔尖，望去很像是紙做的玩藝兒。一扇門上標着一張名片，上面寫着：尼古拉斯·范尼克先生，文學學士。藥劑師